



黑漆嵌螺钿剔红小座屏

日渐红火,已成为收藏界的一大看点。起藏家普遍关注。因屏风上面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与风情,屏风收藏元的清早期黑漆嵌螺钿剔红小座屏,经过竞买,最终以150万元成交,引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嘉德2010年秋季拍卖会上,一件估价20余万

屏风：挡不住的风情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罗文华

屏风是中国古代十分流行的家具陈设,它始于商周,盛于明清,在世界家具工艺史上占据显赫位置。长期以来,屏风不仅是宫廷官府、富宅贵邸厅堂的实用和装饰之物,也是备受推崇的收藏佳品。中国古典屏风工艺精湛,因时代不同而风格各异。

屏风之名出自战国

据考证,中国屏风起源很早。古有“禹作屏”之说。类似屏风的家具陈设和使用,在西周初期已经开始。不过当时没有“屏风”这个名称,而称其为“邸”或“■”。《周礼》:“设皇邸。”邸,即是指屏风。皇邸,就是以彩绘凤凰花纹为装饰的屏风。古书载有“黼■”、“斧■”、“斧依”,都是一个意思,指的是古代帝王使用的屏风。屏风也可称为“座”,专指御座后所设的屏风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中有“孟尝君待客坐语,而屏风后常有侍史,主记君所与客语”的记载,可知屏风之名应该出现在战国时期。《三礼图》说:“屏风之名出于汉世,故班固之书多言其物。”这是说明西汉时期屏风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了。

近年来,随着社会收藏意识的提高,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善,人们喜欢以古朴典雅的中国传统家具装饰厅堂,以提升文化品位。

文人最爱理石屏

大理石屏是古今文人特别喜爱的一种屏风。理石屏多为插屏和挂屏,屏心嵌有天然大理石片,石片的图案自然是十分美丽而纯朴的。其似有似无的形象、亦实亦虚的画境,正显示其品位之高雅,这也正是古今文人最为激赏和心仪之处。

早在唐代,大理石的观赏价值已为人所知。唐相李德裕素爱醒酒石,曾作诗赞曰:“蕴玉抱清晖,闲庭日潇洒。块然天地间,自是孤生者。”并将其刻于石表。据考证,这醒酒石就是他在大理收集的大理石。明清两代,大理石的赏玩价值真正被发掘出来了。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见到该石之美纹后,大为赞叹:“造物之愈出愈奇,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,而画苑可废矣!”清代学者阮元总制滇黔时,专程到点苍山观看大理石,称其为“天然石画”,非笔墨所能造成,且极力揄扬,并加品题,著为《石画记》等。林则徐看到大理石,也发出“欲尽废宋元之画”的感慨。

近年来,老大理石屏在古玩市场十分看好。前几年天津鼓楼古物市场刚开业时,有一家店铺摆出了一件大理石座屏。这件座屏通高3米,石片为长方形,长约1.5米,宽约1.2米,画面为水墨花构成的连绵起伏的雪山,远远看去,犹如站在丽江大研镇眺望玉龙山脉,令人心旷神怡。石上镌有清代学者、金石家黄易题诗一首:“白雪皑皑屯山谷,人迹不至鸟飞绝。冰川结冻如玉柱,千峰齐出问天公。”落款为“乾隆戊申年夏,小松”,字款下为朱文“黄易”印。行家一看,就知道这是一件有很高文化含量的老石片。其座架为花梨木制作,格调高雅。

新理石屏的价格高低主要由图案决定。图案成景并特殊的,售价就高。好的理石片要有象形性,比如名山名水、名人形象、动物形象等。其价位与图案一般的石片相比,往往相差不止一位两位数。前几年一件题为“孙悟空在花果山”的新理石屏竟卖了20万元,后来又入藏博物馆。

书画瓷板也成屏

在传统文物分类中,屏风属于家具的一个分支。具有一定实用性、形体较大的围屏、地屏,实际上更接近家具的内涵;而台屏、挂屏等则更具有装饰性,视屏更是文房用具,它们在拍卖会上常常被归于杂项类拍品。

屏风画,指经过装裱后贴上屏风框架的画作。《后汉书》记载了桓帝时的“列女屏风”,《三国志》也记述了东吴画家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的掌故。当时是用粗的麻纸、布或帛等在书画背后复裱一层,以起到加固和保护作用。后来,因旧屏风上拆下的书画需要保存,就发展成了真正意义上装裱。宋代往往有画意不全的绢本立轴,是从屏上拆下再装之故;也有边上注有“某画第几幅”等字样,说明是由残缺屏画改装的。

书画屏风近些年极被收藏界重视,主要是受中国书画始终引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影响。2002年,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,一组现代书画大师张大千的泼彩朱荷屏风,以1800万港元落槌,刷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拍卖的世界纪录。泼彩朱荷屏风运用了张大千晚年最擅长的泼彩半抽象手法。他选用的泥金绢六屏屏是1960年代末他委托日本“喜屋”特别订造的。此屏风并非一般上贴金箔,而是铺足金泥于绢上在众多花卉题材中,张大千偏爱荷花。他先画花蕊,再添叶,以墨打底,不足之处,添墨修饰,最后写朱荷、勾金,颜色逐层添上。张大千泼彩朱荷屏风拍卖的成功,固然主要得益于画家超凡的绘画才能和极高的社会知名度,但同时也不能不归功于画家对屏风形式的重视和对屏风材料的讲究。

瓷板屏风的主体是瓷板画。瓷板画不是器皿,没有任何实用价值,它是纯粹为展示瓷绘的观赏品。目前收藏市场上的老瓷板屏风,多为清中期以后至民国时期的作品,其中民国作品又多于清代。目前遗存的老瓷板屏风,有些早已失去屏座,有的连屏框都没有了。虽然屏座和屏框不是瓷板屏风价值的决定性因素,但从长远看,原座原框的瓷板屏风显然更具有收藏价值。

近年市场上收藏家最追捧的是以“珠山八友”为代表的民国粉彩瓷板画。2002年,在天津市文物公司春季文物竞买会上,“珠山八友”之一王琦所画粉彩《盲叟图》瓷板,画风古拙,吸收了“扬州八怪”中的黄慎的笔法,线条顿挫跌宕,形神毕肖,使人赞叹瓷板画家的水平绝不输于同代的书画名家。

油画屏风更难得

油画屏风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历史。清代康熙时期,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、宫廷御用画家马国贤绘制的油画屏风,就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喜欢。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《桐荫仕女图》油画屏风,便是一件供宫廷装饰用的作品,传为马国贤的中国学生所绘,屏风的另一面有康熙皇帝御笔书法,可见这位皇帝对有透视变化的“中国式的风景画”的油画屏风的爱好程度。乾隆时期,西方油画倍受青睐,被广泛地作为宫廷装饰艺术,不少应召入宫御用的传教士油画家承旨作画。如今,中国古代油画屏风多存于博物馆,在民间不是轻易就能收藏到的。

(本版图片由罗文华提供)



清 祁阳石巧雕菊花插屏